

海上舵手

□自在

陈衔从训练团航海专业毕业，被分配到7号护卫艇任航海兵，负责操舵。那天，他拎着帆布旅行包，站在海军码头上。东海潮水一浪接一浪卷上堤岸，水沫溅湿了脚边。他眯着眼看远方，想象自己站在甲板上劈浪向前，水兵帽上的金锚飘带在海风中翻飞，身后是看不见边的蓝。

7号艇艇长叫赵刚，三十岁出头，双眸炯炯有神，脸颊是被海风涂抹过的黑红肤色。他扫了一眼陈衔，这人中等个儿，皮肤白皙，五官搭配精致，眉清目秀，说话带学生腔。赵刚对陈衔的第一印象就四个字：奶油小生。他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位大学生新兵，怕是吃不了海上的苦。

上艇第三天，陈衔便让艇长不悦。那天，海面还算平静，他边打扫甲板，边哼着一支轻快的流行曲子。一时兴致上来，陈衔还随着节奏而舞，似乎忘了正身处战艇之上。

赵艇长路过撞见这一幕，他驻足片刻，皱了皱眉，投去的目光有些冷峻，留下一句话，“这不是舞厅。”转身离去时，他轻轻摇头。

陈衔见到艇长脸色有点沉，脚下一个趔趄。站稳后，嘴角微微掀起，心里暗暗嘀咕：“又没人看见……”但艇长那道目光，如芒在背，他心里有点忐忑，闷头继续打扫。

此后数日，艇队进行近岸适应性训练。那阵子，航海班长探亲回乡了，部门人手缺少。他每天练操舵，舵轮比他想象的沉，回舵常常滞后，虎口都磨出了泡。胃里一阵阵翻搅，不适感袭来，他尚能挺住。时隔不久，上级命令7号艇前往某海域执行巡逻任务，各部门进行备航。陈衔在海图室熟悉航行海区，脑海里浮起想象中碧海蓝天恣肆的美。

战艇解缆出港，岸渐渐退向遥远，海水由浑黄渐转为浅蓝、黛蓝。艇身刚爬上浪峰，又猛地砸进谷底。浪花越过甲板，窜上驾驶台，钢化玻璃窗上白沫四处飞溅。见这架势，他似乎有点胆怯。

战艇切开涌浪，在剧烈的颠簸中向前。这对于经常出海的水兵来说，见怪不怪，没大当一回事儿。艇长还拿起杯子，喝了几口茶，像在西湖乘船一般，镇定自如。陈衔紧握舵轮，一股酸涩直冲鼻腔。他的脸色渐渐苍白，咬着下唇，想拼命忍住，但胃终究不听使唤。“呃——”一声，来不及取秽物袋，污物溅在防滑地板上。他赶紧侧过头，身体摇晃得像一位醉汉，已无法把舵。

赵艇长看在眼里，递过一条毛巾和一杯温开水，顺手帮他把歪掉的水兵帽正了正。“小陈，换下来休息会儿。”语气难得柔和了些。陈衔想说“我能行”，但头一晕，话到嘴边，又大口吐了起来。他接过毛巾，跟踉跄着走到一旁，海水在脚下翻滚，他仍不停地呕。不久，就趴在舱板上一动不动，人浑身无力，一阵一阵地

冒着冷汗。

艇长劝他回舱休息。

他摇摇晃晃回到舱室，一头倒在铺位上，身体随着船体的摇晃来回滑动，意识逐渐模糊。昏沉中，便过去三个小时。

艇长让炊事班做些可口饭菜端去，陈衔摇了摇头。原来想象的浪漫，被海浪和眩晕碾得粉碎。

艇长得知后，亲自下舱，对陈衔说，“过不了晕船关，怎么当水兵？”陈衔强打精神，睁了睁眼，有气无力嘟囔道：“艇长，我恐怕不合适当水兵，回港后，我想调岸上去。”

赵艇长把一碗飘着香气的面条搁在铺边：“吐了也得吃，不吃人扛不住。”他顿了顿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。艇长出身渔家，上艇第一次出远海，也吐得一塌糊涂，其实，大家都是这么熬过来的。陈衔转头瞄了一眼，胃又翻了一下，把脸埋进枕头。

艇长转过身，又安排人留意他的状态。脚步声远了，水兵舱门轻轻合拢。陈衔翻了个身，不再吭声。少顷，枕头洩开一片湿。

巡逻中的7号艇，突然接到岸指通报，一艘渔船在西寨岛附近触礁，失去动力，急需援助。

霎时，艇长令声传遍舱室：“全艇坚守岗位，缺岗的顶上，做好救援准备。”他隐约听到舱面上急促、异常的脚步声，有人在喊“快、救人”。

“渔船遇险！”一声通报像惊雷，唤醒了陈衔昏沉的意识。“驾驶台缺人，我不能躺在这里。”陈衔虽浑身酸软，胃里依旧翻搅，可一股羞耻感猛地涌上心头。身为航海兵，战友们在海上拼命，他像废物一样躺着，忽觉躺着比晕船更难熬。牙一咬，手臂一撑，身体竟从铺上坐了起来。翻身下床时，膝盖“嘭”的一声磕在床框上，顾不得疼痛，跌跌撞撞冲上驾驶台时，多名骨干被抽调去损管抢修和救生。他瞥见艇长一边操舵，一边指挥。这里人手极度紧张。

“艇长，你是指挥员，舵，我来操！”陈衔想去接过舵轮。“你行吗？”艇长关切地问。“让我试试！”赵刚打量一遍他的眼神与站姿，短暂权衡之后，把舵轮交给他。只见他双腿自然分开，重心下沉，宛如钉子扎入舱板。海浪相互推搡，怒吼着。陈衔冷汗沿着下颌滴落。胃早空了，呕出来几口黄胆水。一个横浪从右舷拍来，艇身猛地左倾，陈衔左脚蹬住舱板，稳住了身体。他紧绷的神经，暂时将眩晕压在了意识深处。艇长侧目扫了他一眼，有些讶异。这个刚才还温软如棉的年轻人，此刻下颌紧绷，脊梁挺直，眼神锐利地盯着前方海面。

“雷达发现目标，左满舵！”艇长下令。

“满舵左！”舵轮在他手中猛地转动，动作干脆利落。机器发出低沉的轰鸣，艇身倾斜达20多度，浪花扑上高耸的驾驶台顶。艇长令他“靠

人心之所向的秘境矶钓场，更是野生黑鲷栖居繁衍的一方乐土。

“十一”假期，小朗专程登岛，诚心拜徐斌立为师。初见之时，师傅递来一柄色浆温润的老鱼竿，竿身深浅交错的划痕，皆是海风岁月镌刻的年轮。他缓缓道出东海独有的自然哲思：“东极每一片海域，都有自己的性情，一方水土养一方海鱼。庙子湖港湾安稳，鱼性温驯；青浜崖陡流急，黑鲷生性刚烈。大海的环境，终究养出生灵的风骨。”

翌日破晓，天光澄澈，师徒二人立于庙子湖北吞码头扬竿垂钓。翡翠澄澈的海水中，橘红虎头鱼穿梭礁石，鱼鳞缀满晨光，宛若沉落海底的细碎晚霞。铅坠入水，叮咚轻响，周遭山海归于静谧，唯有海鸥啼鸣、海风拂缆、渔船低鸣，声声入耳，尽是东海本真的韵律。倏忽鱼线轻颤，小朗扬竿而起，一尾虎头鱼破水出浪，水珠四溅，宛如细碎钻石。

徐师傅含笑点拨：港湾无风无浪，安稳平和，这里的鱼儿自在悠然，无须奋力搏命。可青浜深海的黑鲷，境遇截然不同，风骨亦是天差地别。

日至正午，船抵青浜。此处海水化作深邃沉郁的宝蓝，暗流奔涌、深不见底。湍急洋流拉扯鱼线，唯有百克重铅方能沉稳底饵。正当众人沉醉山海寂静，竿尖骤然猛沉，渔轮飞速出线！水下一股强劲蛮力奔涌而来，野性十足的黑鲷，拼尽全力冲向礁石，妄图磨断鱼线、挣脱束缚。

小朗立足湿滑礁石，躬身隐身、沉心博弈，与深海生灵来回拉扯十余回合。终是一尾两三斤重的健壮野生黑鲷破水而出，银鳞闪亮、背鳍锋利，带着与激流缠斗后的桀骜锋芒，尽显东海生灵的倔强风骨。

终日与激流险浪较劲，与深海暗流共生，造就了黑鲷紧实细腻的绝佳肉质，它既是东海馈赠的顶级珍馐，更是天然滋养的营养宝库。黑鲷高蛋白、低脂肪，氨基酸配比均衡，富含护眼健脑的DHA、疏通养护血管的EPA，更有硒、锌、钾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，温润滋养、裨益身心。指尖抚过冰凉坚硬的鱼鳞，小朗终于真切读懂：鱼的刚烈，从不是天性，而是东海风浪淬炼出的生命力量。

“师傅，我想把它拓印下来。”小朗轻声说道，

渔船近些、再近些”，陈衔小心修正舵角，手心却攥着一把汗。

时近黄昏，海上能见度差。这时，艇艏传来瞭望哨报告声：“艇长，渔船正在缓缓下沉，海水快要淹没甲板了！”抬眼望，有渔民把脱下的衣衫举过头顶，焦急地挥动着。水兵们顶着风浪，向渔民抛出救生圈，他们抓住后，再通过缆绳被拉上艇。

一位渔民颤抖着诉说，他们的船老大被海浪冲走，赵艇长一听，即令：不找到船老大，誓不罢休！他们在风浪中来回搜寻三四趟，瞭望哨的嗓子已经喊哑了。在大家沮丧之际，有人眼尖，终于发现海面上有一团黑黢黢的东西随波晃动。走近一看，正是失踪的船老大，幸好他抱着一只塑料浮子。他被拉上甲板时，在海水中浸泡已久，面色惨白，一言不发，蹲在舷边喘气，直到水兵递来大衣，他两行热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。艇长望着老渔民，眼底掠过一丝沉郁，他想起了当年自己的父亲，在一次出海后再也没回来。

陈衔望着蹲在舷边的那个身影，喉头动了一下。奇怪，胃里的翻搅不知什么时候消停了。

艇长摘下帽子，在额头上擦了一把汗，脸上露出难得一笑。“小陈。”他走到身边，声音不高，却让陈衔一激灵。

“到！”他转头，发现艇长正端详着自己。那道目光不像初遇时那般挑剔，而是带着某种欣赏。

“现在还晕船吗？”艇长问。

陈衔一愣，这才感觉到胃里空落落的。“还晕，但我顾不上不了！”他脱口而出，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艇长随手拍了拍他的肩，说：“回去好好吃饭。”仿佛一股暖意流进陈衔心间，即答：“是！”

艇长话锋一转，“你刚上艇那会儿，在甲板上跳舞，我当时想，这孩子是来体验生活的。”目光仍望着远方。

陈衔的脸颊一热，刚想开口解释，艇长摆摆手。

“还想往岸上调？”

陈衔摇了摇头，目光坚定。夜风悄悄溜进驾驶台，东转西逛，带走了他额上的冷汗。

护卫艇带着被救渔民及时返港，靠上码头已是深夜。陈衔回头看了一眼黑沉沉的海面，觉得它好像没那么可怕了。

翌日，阳光跃出海面，把整个军港镀成一片熔金色。7号艇静静泊着，像一匹刚刚卸鞍的战马，浑身还带着海的潮气。陈衔站在驾驶台侧翼，风吹过飘带，轻哼一支军歌：我爱这蓝色的海洋……

赵刚去中队开会，从码头走过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把手里的茶杯朝他扬了扬。

“让这场山海相逢永久留存，不只是一餐美味。”

夜色微凉，民宿小桌前，徐斌铺展素白宣纸，娓娓道来鱼拓的渊源：古时渔民为记录珍贵渔获，首创鱼拓技艺，经年累月，从实用记事，沉淀为独一无二的海洋艺术。鱼拓最讲究分寸与时机：鱼离水不久、黏液温润之时，是最佳拓印时刻；过早则墨色晕染、纹理模糊，过晚则鱼身僵硬、姿态死板。这一收一放、一迟一早，是鱼拓匠人与时间的对话，与山海的默契。

舟山鱼拓从无随意调色，每一条海鱼，都有专属的色彩密码。针对黑鲷，徐师傅自有章法：背鳍以靛蓝糅合赭石，复刻深海幽暗深邃；鱼身平铺赭石，层层叠加，还原肌理厚重；鱼腹大量调和白墨，晕出鳞片天然的流光折影。

他执笔从容，从鱼尾至鱼头，顺鳞轻扫，片片鱼鳞轮廓清晰、层次分明。随后悬纸轻覆，如海风落海、流云坠地，指尖隔纸细细摩挲按压，感知鱼鳍、鱼刺、鱼鳞的细微起伏，轻重缓急、分毫不差。

缓缓揭纸的刹那，满堂寂静。一尾完整鲜活的黑鲷，安然栖于素纸之上，鳞纹细密、鳍络清晰，栩栩如生。最后徐师傅执细狼毫、蘸青黛点鱼眼，以针尖缀白提亮眸光。一笔点睛，静态鱼拓瞬间灵动有神，仿佛下一秒便要摆尾游回沧海。一旁围观的民宿老板娘连连惊叹：“这里是拓画，分明是鱼儿自己跳上了宣纸！”

每一幅鱼拓，都是世间仅此一件的孤品。它不是对海鱼形态的简单复刻，它藏着钓者与浪潮博弈的心跳，藏着人与大海温柔相逢的缘分，藏着一瞬山海、一期一会的珍贵。

小朗心怀敬畏，从师傅处接过毛笔，在宣纸角落郑重落下四字：东极青浜。淡墨轻轻晕开，似潮水退滩，留一抹浅痕，温柔绵长。

徐斌立望着纸上灵动的黑鲷，眼中满是热忱与期许。坚守鱼拓数十载，他始终初心未改：愿以一己之力，携后继共守非遗、接续文脉。让世人知晓，东海黑鲷，从来不只是舌尖的鲜香滋味，更藏着东海的性情、海钓的热血、海岛人的风骨，更沉淀着舟山千年渔耕相伴、人海共生的深厚文脉。

晚风穿窗，轻拂素纸。纸上墨色游鱼，似挣脱方寸宣纸，乘风逐浪，向着无垠东海，缓缓游去。

诗风雅韵

舟山群岛

那一望无际的蔚蓝

□阿能

一

五千年铺展着荏苒时光与风云变幻
舟山群岛，依然是一望无际的蔚蓝
在大海激昂的胸怀里
临海而居、依海而存
筚路蓝缕艰辛垦复
从翁山到舟山
回眸一千二百多个春秋
在恶浪噬礁时
也有过失望和焦灼
在阳光明媚时
也有过希望和兴奋

二

当海禁倾斜平静的生活
二度流离失所的记忆
在背井离乡之时无处立身
那一刻积蓄了多少深重的苦难
当战乱使沧海混沌
红夷大炮碎裂这片山水
几番侵略丧师的耻辱
让怒吼咆哮在硝烟弥漫的心脾
如水之流的夕照踟蹰再三
凝固着撕心裂肺的国殇

三

从独木舟到巨轮穿梭的嬗变
鸥雨渔烟再也没有咸涩
是谁的深邃
浸淫着一个世纪的守望
终于溅湿了胸襟上
那2085个闪烁着标点
被无限放大的理念
忠注着长长的岸线
再也不会犹豫不决
放逐心灵到蔚蓝的无垠
如火如荼地蒸腾
激情在一日千里地燃烧

四

将岁月的花瓣
一片片地精心拼镶
用华丽的笔墨
渲染出一段动人的史诗
群岛新区，鲜活的灵感
健牛般地竭尽全力
让奋进的火炬
在思想的熔炉中熊熊燃烧
在自傲的一瞬间精神抖擞
当东海最高的太阳
跃出地平线的束缚
舟山群岛，那一望无际的蔚蓝
沸腾的理想缀满了您的心窗



AI制图

海边人家

墨色入纸 鱼游东海

□冯国海

在市行政中心电梯的屏幕上，我曾多次看见一段动人的舟山文旅画面：一位匠人俯身案前，将鲜活的海鱼轻置于宣纸之上，细细拓印。墨色缓缓浸润，鱼鳞纹理层层浮现，纸上游鱼栩栩如生，似要挣脱纸面，跃入浩荡长空。

电梯间人来人往，步履匆匆，多数人只是一瞥而过。鲜少有人知晓，这方朴素灵动的舟山鱼拓，是藏在海岛烟火里的珍贵非遗。彼时无人预料，这门低调的手艺，终将站上2026年非遗主题全球春晚的舞台，惊艳世界。而我更未曾想到，不久之后，我便能亲身立于匠人案前，触摸带墨的鱼鳞，亲历墨色生鱼的奇妙瞬间。从此，“鱼拓”二字，深深镌刻于心。

退休之后，承蒙老领导邀约，我加入舟山海鲜文化内涵提升研究项目，参与编撰《东海的馈赠》一书。2026年1月14日，我们专程前往普陀海钓协会东港老狼钓具店，终于遇见了短片中的匠人——舟山鱼拓非遗传承人徐斌立，圈内人亲切称他“老狼”。数十载光阴，他枕涛而居、伴海而行，深耕海洋文化，守海钓之趣、传鱼拓之艺，是舟山非遗渔文化传承路上最踏实的耕耘者。

当日，我们全程驻足案边，完整观摩了他备料、铺纸、施墨、拓印的整套工序。我随手记录的一段短视频，播出后，竟引得河北的一位同好鱼拓技艺的爱好者由衷点赞。更让人倍感振奋的是，徐师傅精心甄选了一条十斤重的野生黑鲷，筹备专属创作，将携舟山鱼拓亮相2026非遗全球春晚，让东海渔韵、舟山匠心走向世界。

归途之中，老领导满心感慨，思绪奔涌，连夜落笔写下初稿。我循着当日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与老领导一起细细打磨细节，丰盈山海意境，数度修润，终成以下这篇裹挟浪声、浸润墨香的东海故事：

舟山以东，蔚蓝之上，东极四岛如四颗被千年浪涛反复打磨的珍珠，散落沧海烟波间。庙子湖红白灯塔守望归帆，财伯公塑像薪火相传，诉说海岛拓荒的赤诚往事；青浜岛石屋层叠错落，被誉为“海上布达拉宫”，静谧的小孩洞，珍藏着战时岛民救助英国战俘的跨国温情；东福山是中国大陆居人岛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点，象鼻峰凌空探海，涛声浩荡，响彻山海；最是偏远的黄兴岛，寥寥十余位老人固守故土，待人热忱淳朴，尽是海岛温柔。四座海岛的暗礁激流之间，是海钓